

建了钢筋混凝土基础。堆艺完成后，得林学院（现北京林业大学）山石专家孟教授好评。

趁堆艺名家在校之际，又请他们完成了“水木清华”景区沿湖岸的山石堆艺工程。现在的北岸山石增高部分，是在2000年学校90周年大庆前校友集资加建的。

二、图书馆一期建筑门前，原筑有一座水池喷泉，日军占领时拆毁，该喷泉铜铸体长期散落在校园内。1958年房8级毕业生将该铜铸体移至二号楼前水池内，作为该级毕业纪念。1980年修复校园文物时，得知该铜铸体原系1922级纪念物，征得房8级毕业生同意，又在图书馆老馆（图书馆二期建筑）正门前建池，为铜铸体重做1922级字样，移来安装就位。该纪念喷泉建成后，近70年内先后三次移址修建，见证着校园建设饱经沧桑的岁月。1990年图书馆第三期建筑完成后，又将该喷泉移建在新馆区庭院内。

三、工字厅正厅西侧，以半壁廊相

联，原建有一客厅，自领一小院。厅前紫藤攀架，厅后透棂观荷，是工字厅院内最幽美所在。1925年，吴宓在此居住，取名“藤影荷声之馆”，并请诗文大家黄节题字精裱于厅内。此后这里便成为文人聚会论诗明志的地方。日军占领时期，拆去藤架，庭院景象被毁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去校史组查询资料时，偶见上述典记，遂提议修复，得校史组赞同。于是依旧照仿制“藤影荷声之馆”匾额，悬于庭廊。至于庭院的景象，系本人根据想象，修复藤架、植藤、植竹、筑曲径，又修建了“山石水景”，肯定与当年景象大相径庭。现庭院内的木质游廊，系2000年工字厅大修时加建的。

以上是本人根据记忆和现有材料写成的。修复时本有记录材料，后因机构调整，人员更替，原记录已失落。本人虽年逾七旬，但仍记忆清晰，想无大误。

（作者曾任学校行政处副处长兼校园科科长。）

重建二校门前后

○郑宗和

“二校门”原为学校最早的大门，始建于1909年，原设计人不详，原施工主持人为斐士(E. S. Fischel)。该校门原为青砖砌筑，中间圆拱上镶有汉白玉石。石上撰有晚清重臣那桐题写的“清华园”三个大字。后来随着校园的逐年扩展，1933年学校又建起了新的大门，即今西校门，此后，原大门始称“二校门”。

“二校门”初建时为封闭式，东西两侧筑有矮墙，东连清华邮局旧址，西接原校卫队队部，此况一直延续了40多年。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为便于人员、车辆通行，学校领导决定拆去两侧矮墙，从而使“二校门”更加突显庄重肃美，成为清华标志性建筑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1966年8月24日，清

□ 史料一页

华红卫兵组织以“破四旧”为名，将“二校门”推倒砸毁。当晚，红卫兵驱使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到现场徒手搬运摧毁的碎砖石到9003大楼西南侧荒地上，稍有懈怠，即遭棍棒。本人时任中技校副校长，也被中技校红卫兵赶去搬运，幸遇食堂管理员马福义同志，假借训斥，托词令我回去写检查，得以解脱。

1967年5月，以蒯大富为首的“井冈山兵团”在“二校门”原址树立起巨型毛主席全身塑像，基座上面镌刻着林彪专为此塑像题写的“四个伟大”字样。此举在全国引发了兴建毛主席塑像的风潮。后在毛主席严厉批评下，才得以制止。

如何处理“二校门”毛主席塑像，学校领导是很慎重的，曾广泛征求过群众意见。有关领导也曾两次找我谈及此事。我的意见是拆移塑像。1987年6月，何东昌同志第二次约我到其住所又谈及拆移主席塑像时说：“学校已经决定拆移毛主席塑像，少数群众可能思想不通，还要做工作。”于是我说出了考虑已久的想法：“先行请人设计制作一毛主席浮雕头像，悬挂在主楼一层大厅北墙，再行拆移‘二校门’处毛主席塑像。这体现了对毛主席的尊重，群众也就可理解拆移的决定了。”对此建议何东昌同志甚为赞同。在何东昌找我谈话的第二天，时任校党委书记的李传信同志电话告诉我：“老何同志说你的建议很好。树立、拆移毛主席像的事，都交你负责执行。”并一再嘱咐一定要先树立，后拆移。

领了任务之后，我随即去中央美术学院找雕塑系负责人钱绍武教授（我校闻一多塑像的作者）联系，他们同意接受我校

设计制作毛主席浮雕像的委托，决定交由浮雕专家刘小岑教授（我校施混浮雕像的作者）负责毛主席浮雕像的设计、制作。刘教授同意免收1万元的设计费，只收制作费3000元。

经过两个多月的设计、制作，1987年8月初浮雕像顺利完成。学校领导于8月26日下午，在主楼大厅举行了毛主席浮雕像的落成典礼。名誉校长刘达、校长高景德、校党委书记李传信、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赵访熊为浮雕像揭幕，高景德校长和师生员工代表赵访熊教授在会上讲了话。学校领导和校内民主党派负责人、各系党政负责人及离休干部共200多人参加了典礼。典礼由时任党委副书记兼校工会主席张绪潭主持。

在浮雕设计、制作的同时，我做出了拆移“二校门”处塑像的经费预算——15000元——我认为拆移毛主席像是件严肃的事，动工前要进行严密的围挡，以免造成群众误解；拆移时为保证雕像的完整，必须事先将近10吨重的塑像搭架固定，以便割断塑像与基座的连接钢筋；且应在事先选好地址，砌砖池安放，还要筑钢筋混凝土盖板，以利长期保存，过多少年之后，说不定会成为历史文物。但这个预算未被批准……之后，我再未参与塑像拆移具体事宜。

在主楼浮雕落成典礼后的第三天（即1987年8月29日）晚9时，拆移吊运。当天下午李传信同志电话告诉我：“当晚一定要通知保卫处处长郝根祥和栾连、后勤党委书记钱锡康、副总务长裴全等要亲临现场。”当晚我也去了现场，这时有近300人围观。当我准备离开时，发生了两件

事：一美国人忽然出现，当场拍摄吊运过程，校卫队员急忙上前抢夺相机，并将其胶片曝光。也就在这个瞬间，从高楼后树林处两次闪出了拍摄闪光，校卫队员当即前往追查，终未见其人。

在毛主席浮雕头像落成、毛主席全身塑像移走之后两年半的1990年、校庆79周年，在广大海内外校友及师生员工要求下，学校决定在原址重建“二校门”，所需费用由校友捐款资助。

建筑学院吴良镛院士主持制定了修复方案，并令其门生孙国伟依旧照绘制了建筑图。校内有关单位提出的工程预算为16万元，校外建筑公司要20万元，而这时校友集资只有6万多元(到“二校门”建成时，最终捐款也只有9万多元)。当负责修复“二校门”的直接领导人、副总务长张益同志无奈之际，我提出愿以10万元以内的造价，承担重建任务。重建“二校门”是学校的重要工程，技术要求高，施工难度大，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不要冒险。我没有退却，坚持承担了重建“二校门”的施工任务。

当我作出“施工工艺设计方案，及新增底梁与整体钢筋混凝土结构连接图”时，主持人张益同志对我能否完成重建任务仍心有疑虑。为此，他特地请市建工局副局长周逢(1962土建)带领多名施工专家来校审议我制定的施工方案。在众多专家审议顺利通过后，才放心地准我开工建设。施工前我将“二校门”建筑图示的体量作了适当的缩减。当整体结构基本建成时，已入冬季。原来主张新校门应适当增高的设计者，又认为较原校门高出过多，要求降低高度，后因工期限制，经校领导

决定，未作变动。力学系书法家金德年教授依旧照书写了“清华园”三个大字；在背面下端刻有“一九〇九初建，一九九一年校友集资重建”的字样。

我带领校园科退休工人宋开福(时年67岁)主持施工，又从郊区农村请来两名古建筑匠人及三名壮工具体操作。施工中我们尽量节省开支。于1990年10月开始施工，经过近7个月(其中有3个多月的冬季停工)，到1991年校庆80周年前夕，以7万多元的造价，顺利建成，得到了校领导、专家、校友及广大师生员工的一致好评。这也是我离休前为学校完成的最后一项建设任务。

重建后的“二校门”随清华早期建筑，于2001年6月26日被国务院定为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并成功申办“清华专利”使用权证书。



郑宗和(右)与校园科退休工人宋开福在重建后的“二校门”合影(1991年)